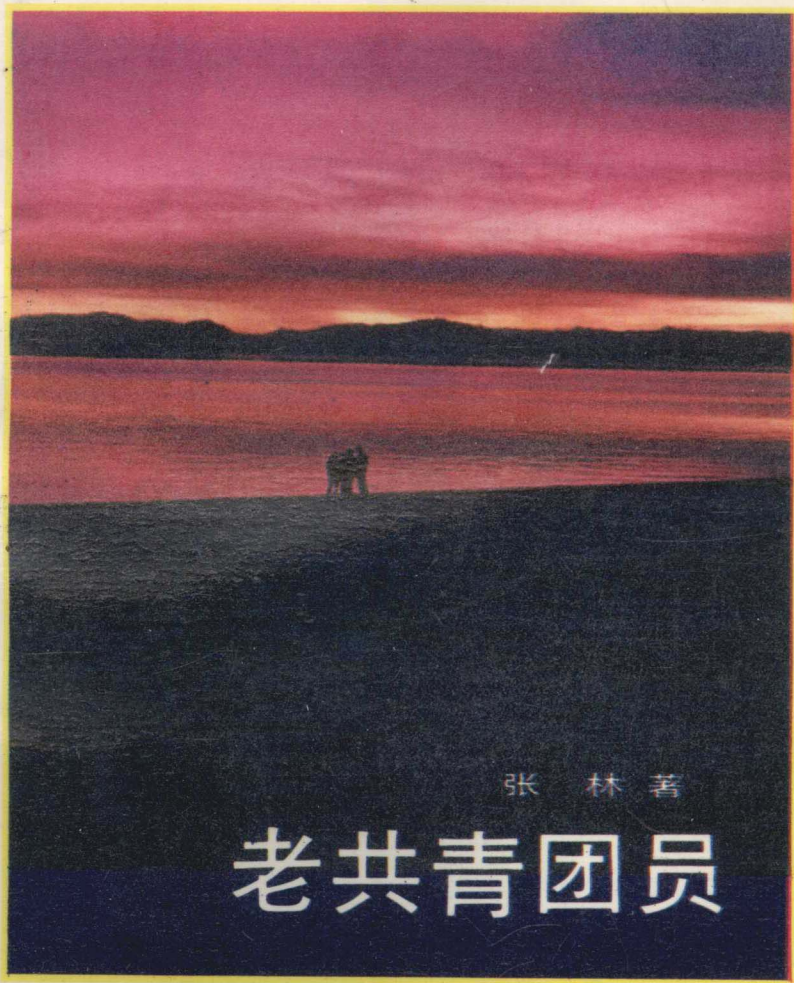


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丛书



张 林 著

老共青团员

中国工人出版社

老 共 青 团 员

张 林

老 共 青 团 员

张 林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河北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35千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280册

ISBN7—5008—0562—4/G·61 定价: 2.20元

目 录

第一部

饿昏在自己家那块地里.....	1
河里飘来个大西瓜.....	3
娘被何扒皮踢死了.....	4
何有九岁下关东.....	6
学徒.....	9
做鞋的没鞋穿.....	15
流浪街头.....	18
水灾.....	21
中东路上当徒工.....	25
鬼子侵占哈尔滨.....	32
永不能忘的友谊.....	39

第二部

加入共青团.....	45
策动伪军起义.....	49
共青团员的榜样.....	54
撞翻铁甲车.....	60
到游击队去.....	66
白林子战斗.....	71
鸡毛信.....	79
在大林子里.....	82

开水机关枪·····	87
打围子救刘升·····	89
插到城郊·····	93
马大汉牺牲·····	97
装鬼子打伪军·····	103
暴风雪中·····	108
再到哈尔滨·····	114

第三部

新的任务·····	119
破坏了的组织再恢复起来·····	124
紧张的工作·····	128
在公共汽车上·····	131
战斗的友谊·····	135
果然是少年时代的伙伴·····	139
反搜身斗争·····	143
拉洋车·····	146
松花江上·····	151
“五一”节·····	156
秀琴受伤·····	158
扛了三天大个·····	162
爱情·····	164
未完成的婚礼·····	167
在码头工人里扎根·····	169
到延安去·····	178

尾 声

后 记·····	程希章 183
----------	---------

第一部

饿昏在自己家那块地里

何有这孩子命苦，四五岁上就下河摸鱼，自谋生计。村里有个大教堂，爷爷给教堂种地，爹给教堂做杂工，辛辛苦苦，一年到头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啊能顾得上他们娘俩。

教堂是俄国人办的，教主嘴里念叨着：“主啊，救救人们！”心里却长着刀。这座教堂有一千多亩土地，教堂里边养活着好几十个警卫，整天荷枪实弹，监视着穷雇工。忽然有一天，农民攻进教堂，缴了教堂的武装，夺了警卫的枪，还把仓库里积存多年的粮食、布匹分给了四方的农民，教主吓得跑没影儿了。官府怕洋人兴师问罪，忙调兵遣将来捉拿“暴徒”，爷爷为避难，不得不和爹一起，下了关东。

爷爷临走的时候，摸着何有的小脑袋，含着泪说：“孩子，你是咱家一根独苗，长大了要争口气！河西那5分地，是咱们的命根子，要守住啊！”又嘱咐何有娘好好拉扯孩子。娘一面哭着点头答应，一面拉着何有，一直送到庄子边上，泪眼巴巴的看着亲人远去了。

爷爷和爹一走，他们的日子更苦了。

天刚刚亮，何有他娘就带着何有下地了。何有赤着脚，

光着膀子，光穿一条破裤头儿，跟在娘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着，肚子里发出“咕咕”的声音，他饿极了。

何有的老家，在山东平度县的一个小庄上，西边靠着胶河，后边是个湾子。湾北有块坟地，又细又长，奶奶就埋在那里。坟前种了点高粱、玉茭，也是十年九不收的。一个妇道人家，没有别的活路，只好带了何有来这里刨地，祖宗只留下这点土地呵！

说来也怪，这样窄小的土地，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原来，何扒皮在这块地四周种上马连草，马连草的根，光向何有家这小块地里长，日久天长，这块地怎么能不小呢？这还不说，何扒皮逼着拉活的用大骡子拉着犁杖，硬往何有家的地里耕。何扒皮到处瞎嚷嚷说：“你们看，何有他奶奶的坟，硬是长到我地里了，早晚一天，我得把它刨出来！”何有他娘听了这话，心象刀剐，也不敢大声争辩。

看着天气还早，何有他娘顾不得何有，她咬着牙，弯下腰，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地刨着地，心里还暗暗念叨着：“有他爹，有他爷，你们快回来吧，咱这块地，怕要保不住了。”直到太阳落山，何有他娘一直没停下镢头，先还听得见何有喊娘，后来看见何有倒在地上不吭声了，她以为孩子睡着了。唉，睡吧！醒来也没有吃的。

一阵狂风，刮起了遍野的尘土，何有娘这才回过头来望望何有，只见孩子脸色煞白，一动不动，何有娘觉着不对，上前喊了几声，何有还是不动。何有娘这才急了，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渗了出来，腿一软，心一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河里飘来个大西瓜

雨过天晴，捡粪的老刘头，路过湾北，看见地里有人躺着。心还纳闷，刚下过大雨，躺在这里睡觉？近前一看，哎呀，这不是何有娘俩么！老刘头吃了一惊，连忙叫喊：“有他娘，有他娘！”这娘俩一动不动。老刘头慌了，丢下粪筐就往庄上跑，找了几个人来。大家把何有和他娘，扶的扶，捶的捶，叫的叫，又弄了盆凉水，用块破手巾慢慢敷在娘俩的头上。半晌，何有娘才睁开眼睛；又待了半晌，何有也醒过来了。只见娘俩个光流泪，还都不能说话，庄里人都觉得可怜。老刘头端来一碗米汤，给娘儿俩灌下去，说：“唉！把人饿成这个样子。”

娘病倒以后，再也没有起炕，地没法种了，何有饿得难受，只好到河湾里去摸鱼。他从小在河里扑腾，练了一身好水性，有时候摸条鱼，有时候摸着只虾，再不济也摸点蛤蜊充充饥。可这天，胶河后湾发了大水。何有不管水深水浅，憋足了气，一个猛子扎下去，叫浪头冲出好远。何有心里有点儿慌，忽然，眼前一亮，咦！河里飘来一个什么东西！何有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定睛去看，呵！原来是个大西瓜！何有七翻八滚，按住了西瓜，好不容易把它弄上岸来，好家伙！真沉。何有高高兴兴抱回家，进门就喊：

“娘呵！你看我捞上个西瓜！”

娘睡在炕上，伸头看了何有一眼，菜绿色的脸上，带着惊奇地问：

“有呵，哪儿捞的？”

“河里，飘来的！”

娘还不放心，“咱可不能摘人家的，饿死不做贼，咱不稀罕……”何有一句话没说完，屋门咣啷一声撞开了，何有抬头一看，地主何扒皮站在屋门口。

“呵哈！到我地里偷瓜去了！”何扒皮用最大的嗓门儿嚷嚷开了。

“我没去你地里！这瓜是河里飘来的！”何有也大声申辩着。

“胡说！河里会长瓜？”何扒皮吼叫着：“马上给我送回去！”

“不送！是我捞上来的！”何有带着哭声顶撞着。

“好个小杂种！便宜拣到我头上了，真不长眼！”说着上去就是一脚，“扑哧”一声，把个西瓜踢了个稀巴烂，不解气，又上去用脚踩碎。

何有急了，大声哭骂着：“你个老不死的何扒皮……”

“你还敢骂人，看我不踢死你！”说着一把揪过何有，在他身上死命地踢了几脚，直到踢累了，这才骂骂咧咧地走出屋去。

何有被踢倒在地，何有娘早急得昏了过去。

娘被何扒皮踢死了

天闷热闷热的，东边天上堆满了乌云，象要下雨。

一个身穿绿衣服，头戴绿盖帽的人，站在何有家的草屋

前，一面喊着：

“屋里有人吗？来了挂号信啦！”原来是个送信的。

喊了半晌没有人，送信的只好轻轻敲打那土黄色的破木板门。

何有他娘，听见喊声，挣扎着下了地，一步一挨地来到门前。

“大娘，你家来了急信了。”

何有娘吃了一惊，急信，有什么急事呢？丈夫、公爹下关东好几个月了，音讯全无，难道是他们的信……

她用微弱的声音，颤微微地说：

“他大爷，俺不识字，你能给俺念念吗？这是哪里来的？”

送信的心眼好，连忙答应了。他把信拆看念道：“富贵大爷和姐夫增才，到黑龙江穆稜县煤矿挖煤，不幸遭难，大爷被烧死，增才被煤砸死……”

真是塌了天！没等听完信，何有娘哭倒在门坎上。庄上的人，很快知道了这件惨事，他们也都跑来了。下河摸鱼的何有，听见村子里乱糟糟的，也赶紧往回跑。识几个字的人，正拿着那封信仔细地看，琢磨着是真是假。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

“这还假的了，信是何有舅舅从哈尔滨写来的。”

何有把娘扶到炕上，说：“娘，你别哭……”

消息传到何扒皮的耳朵里，他也忙不迭地跑来讨债。何有娘有气无力地说：“人都死了，拿什么还帐啊？”

何扒皮说：“我管你人死不死，夫债妻还，父债子还！你家还有块坟地，怎么不拿出来抵债！”

何有娘想起了公爹临走时说的话，那块地是命根子，怎能让何扒皮抢走。她说：“那块地是我们的命，死也不能给你！”

何扒皮恶狠狠地说：“你说什么？死也不能给！我看你是活够了！你拿钱来！”

说着动手就去扯何有娘。可怜何有娘病了这么多日子，哪有一点力气，一把被何扒皮扯到地上。何有急了，上去抱住何扒皮的胳膊就咬。何扒皮“哎呀”一声，松开了手，鲜血立刻顺着胳膊流了下来。这一下何扒皮可恼怒了，他象条疯狗一样，大吼一声，冲着何有娘拳打脚踢了一阵子，悻悻地走了。

屋里的乡亲，看见何扒皮来逼债，早吓得躲了出去。只剩下何有一个孩子，伏在娘身上，哭哇、叫哇，娘却一动不动地倒在那里。等到乡亲们回来，把何有娘抬上炕去的时候，才发现何有娘早已断了气。

何有九岁下关东

娘一死，那半截露在地上的小草房，和后湾那几分地，便都让何扒皮给霸占了去。

剩下何有一个孩子，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同庄的穷人家，都可怜他，但是又帮不上忙。既然何有的舅舅在哈尔滨做工，就只有投奔这个亲人了。正赶上扛活的孙发一家人无法过活，打算领着老婆孩子下关东逃难。大家凑了300钱，还凑了十来斤煮熟的地瓜，托他带何有下关东。

这天，天刚亮，孙发领着孙大娘，挑着两个筐子——一头筐里装着孩子，一头装着破烂被子，上路了。何有提着那一小筐地瓜，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他舍不得那间破草房，也舍不得那条狭长的土地，那里埋着奶奶，还有他死的娘……

孙大娘说：“走吧，孩子，还看什么，这里不是你的家了……”何有只得跟在她身后，离了家乡。

在路上足足走了3天，才到龙口。买了船票，挤进船底闷罐式的统舱里。

轮船开出码头不多时，何有就吐了，把肚子里那点地瓜都呕了出来。吐得好象肠子要翻出来似的，眼前一股劲儿打转转，冒金花。孙大爷孙大娘也不断地呕吐，小孩子也一阵阵哭闹。好好歹歹，又走了一天，才到大连。上了岸，赶到车站。站上人山人海，比在龙口买船票的时候还挤。孙发把孙大娘和孩子安顿在一个角落，又嘱咐了何有几句，这才挤进站里。买车票的人，早已排了长长的队伍，孙发连忙挤了上去，不一会儿，又被人挤了出来。穿黄衣服带洋刀的日本人，在旁边监视着，发现谁往前挤就狠狠地打。

孙发一直挤了一上午，才挨到买票的窗口。一问，买最贱的四等车票，兜里钱也不够买到哈尔滨的。只好尽钱买票，买到宽城子站。

买完票回来，孙发说：

“我们只能坐到宽城子，那几百里地就起旱吧！”

大娘一听就犯了愁，路上得走几天，吃什么呢？

孙发挑起担子，领上孙大娘和何有，朝检票口走。一个带洋刀的日本人，对他指手划脚地嚷。他们一点也不明白他

嚷的是啥，心里着急要上车，便一直向前走。

日本人恶狠狠地抽出洋刀，朝着扁担就是一刀。吓得孩子哇哇地哭叫起来。一个会日本话的对孙发说：“太君不许挑担子进站！”孙发无奈，只得一手提一个筐，急急忙忙进站上了车。

到了宽城子，下了火车，一无亲二无故住店又没有钱，孙大娘只得摘下陪嫁的手镯，押给店房，才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他们便从宽城子向北走下去了。这里比老家要冷得多，身上无衣，肚里无食，冷风一吹，真迈不动腿。

路上是一片白拉拉的雪地，走老远也不见一个庄子。偶而看到马爬犁来往，坐在爬犁上的人，穿着漂白的羊皮大衣，脚上穿着大靰鞡……

他们在一尺多深的雪路上，两只脚踏进去拔出来，拔出来踏进去。孙大娘是小脚，两脚就象锥子似的，一踏雪就埋到膝盖，何有就赶上去扶她。迎面吹来夹雪的寒风，打在脸上，就象小刀子刮似的。他们渴了从地上抓一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吃点带冰碴的地瓜，再继续往前走。

走到第三天，突然起了风雪，刮得对面不见人。路上爬犁走过的辙印，不多时就被大雪盖上，分辨不出东南西北了。

在大风雪里转了半天，怎么也认不出方向。孙发急得直掉泪，只见他仰天叹了一口气说：“唉！真是天绝人呀！怎么都是个死，不如就埋在这里吧！”

孙大娘说：“咱死了不要紧，可怜何有这孩子，到哪里找他舅舅呢？”

忽然听到火车汽笛响，孙发又叹口气说：

“这可好了，找到火车道，顺着铁路走，就行了。”

他们朝着汽笛响的那边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了铁道。可是，谁知道这是通到哪里去的铁道呢？孙发又急了。3个人就坐在路基下头，等着人来，好打听一下。过了好久，一个穿老羊皮大衣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

“往哈尔滨去怎么走？”孙发问。

“顺着铁路，一直往北！”那人说着便走了。

他们就在路基下边，顶着大北风，走下去了。

又走了一天，总算到了哈尔滨。

学 徒

到了哈尔滨。孙发拿着何有舅舅给何有娘去信的信封，东问西打听，才找到了何有舅舅住的地方——小地堡。

小地堡是工人住的地方，一片一片，尽是工人自己就地挖土盖起来的小土平房。何有舅舅住的房子更小，大人得弯着腰才能进去，屋顶低得抬不起头来，窄得几个人进去就站不开。何有舅舅身穿一件黑棉袄，又破又薄，脚下的鞋都露了后跟，看样子，他们的光景也不强！

何有舅舅一见孙发，可高兴了，自从下关东，两乡亲五六六年不见了。

孙发说：“广才，我把你外甥带来了！”又对何有说：“见见你舅舅吧。”

舅舅拉过何有，说：“五六年没见，这孩子长这么大

啦！”

孙发把何有娘死去的事，说了一遍，指着何有说：“孩子无依无靠，这才投奔你来了……”

舅舅和舅母一听，便搂着何有，哭了起来。何有也哭了，一时哭成一团。孙发夫妇也在旁落泪。

哭了一会儿，孙发劝道：“广才啊！别哭啦！说说你们下关东这几年，怎么过的吧！”

何有舅舅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关外的生活一样不容易混！这几年跟在家里一样，秤砣拴在腕上，穷得叮当响，押这么大点平厦子，拿不起地皮钱！在家穿的这身衣裳，现在还穿着，这孩子来了，也得跟着我们受苦……我想法托人给他找个学艺的地方，学点手艺，将来好有碗饱饭吃，再别象我们似的，什么手艺也不会。”

何有在旁边听他舅舅讲的受苦受难这些事情，他心里也很难过。可是，听说“学手艺能有碗饱饭吃”，他又高兴起来，恨不能快些学到手艺，因为他知道挨饿的滋味。

孙发坐了一会，自去找他所投奔的亲友。

第二天，舅舅就去托人给何有找学徒的地方。找了几家，都是嫌他太小，不能顶人干活，不要。

…找了一个多月，好容易托了个伐木头掌柜的，人称“冯大柜”的人跟一家鞋厂说妥了。一天早晨，何有便跟着这个冯大柜去见鞋厂的老板。老板姓刘，外号人称“刘老畜”，一脸大麻子，一对吊三角眼，留着小平头，穿一身黑大缎棉裤棉袄，脚上一双礼服呢鞋。他上下打量了何有一番，对冯大柜说：“太小了！太小了！要不看你的面子，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这么大点的孩子，只长着吃饭的嘴，挣什么工

钱？”冯大柜陪笑说：“管饭吃就行了！”刘老奋说：“不过，以后有灾有病，死了，可别找我！半路不干了退厂，得倒给我伙食钱……”说罢又转脸对何有说：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当徒弟的干活不许偷懒，不许耍滑头！不然，我可不客气！懂不懂？”

何有点了点头。从这以后，他就成了鞋厂的学徒了。

每天天不亮，何有就得起来劈拌子，架炉子，烧开水，抹屋子，洗地板……等师傅、先生、掌柜的起来，他就给打洗脸水，倒尿壶，叠被褥；人家吃饭的时候，他给添菜盛饭，等人家吃完了，他吃点剩的。不过是个残汤剩水，肚子还是咕咕叫。不等放下碗，掌柜的就催着和浆糊，打裕褙，冲鞋眼……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等掌柜先生算完了帐，出去的人回来以后，他才能上门。掌柜的常常打麻将、推牌九，要到深夜。何有得等客人走后，刘老奋睡了，他才能睡，一天干十八九个钟头，夜里只睡四五个钟头，困得打瞌睡，早晨起不来！刘老奋一见何有睡过了，就拧着他耳朵拖出被窝。白天，何有站在案子跟前，拿着锤子冲鞋眼的时候，常常因为打瞌睡，打在身上，或者脑袋撞到案子上。刘老奋见了，就拿刚纳好的硬梆梆的鞋底向他头上叭叭地打，打得他整天心惊肉跳。

一天夜里，何有正在房门外侍候老板打麻将，只觉得头晕眼花，浑身一个劲儿地打哆嗦，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栽倒地下。醒过来又连忙爬起，不敢走。只听老板在屋里说：

“冯大柜呀！山上那 200 双鞋的买卖，全要请你帮忙了。”

“不要客气，彼此彼此。”大柜这样回答。

何有的一步不敢离开房门口，战战抖抖地靠在门上，快到

12点了，一个姓李的师傅看戏回来，见了何有的模样，就跑到跟前，摸了摸何有的头，叹了一口气：

“唉！你烧得太厉害了！明天到澡塘子里烫个澡，出出汗吧！”

何有到鞋厂两年多了，掌柜的没有叫他洗过澡，身上的泥垢象一层壳。进厂后说是管吃管穿，可只给了一套棉裤棉袄，和一双一半是纸，一半是破布做的鞋，连套衬衣都没给。一连穿了两冬，穿得里面一样光，虱子就象蚂蚁窝里的蚂蚁，一串一串的。他想，要能洗洗可不错，可是掌柜的哪能叫去！再说就是让去洗，钱又从哪里来？

李师傅轻声对何有说：“我给你一角钱，明天你趁刘老畜睡觉的时候，去洗洗。”

何有感激地接过这一角钱。

一直等到天亮，老板们才打完牌。他等刘老畜睡觉去了，就急急忙忙地跑到离鞋厂不远的一家澡塘去。

他从没有到过澡塘洗过澡，不懂里边的规矩。看澡塘子的人见他缩条缩脑，就把他领到一张床位上去，告诉他在那儿脱衣服。等他脱了衣服，又把他领到池子里去。他在里边洗了不久，就恶心，头晕，急忙爬了出来。

刚一爬出来，哇地吐了一口，站也站不住了。幸亏洗澡的人把他扶到床位上。

何有躺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正在睡着，猛得惊醒了，“喂！小伙子，别睡了！”原来看澡塘的人，使劲摇晃他。他爬起来揉揉眼睛，抬头一看，墙上的钟，12点多了。他慌忙给了钱，披上衣服就往外跑，一直跑进鞋厂。